

同是沦落人——读《琵琶行》并序

王树君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无锡 214153

DOI: 10.61369/EDTR.2025010002

摘 要：“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是白居易叙事长诗《琵琶行》中的名句，也是全文的点睛之笔，本文在品味名句中，以现代的阅读视角，探讨作品中人物的人生际遇，寻求不同时代人生际遇的共通性，通过“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中的男女社会阶层性，触摸古代经典文学作品跨越千年后的人性温度。

关 键 词：琵琶行；同是；天涯；沦落；青衫湿

The Same is a Fallen Man — Read "Pipa Xing" and Its Preface

Wang Shujun

Wuxi City College of Vocational and Technology, Wuxi, Jiangsu 214153

Abstract： "We are both exiles in this remote corner of the world; why should we have known each other before our meeting?" is a famous line from Bai Juyi's narrative poem "Pipa Xing," and it serves as the culminating point of the entire work. In this article, we savor this famous line and explore the life experiences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work through a modern reading perspective, seeking commonalities in life experiences across different eras. Through the line "Who wept the most among those seated? The official in Jiangzhou with his blue robe wet," we touch upon the societal class differences between men and women and feel the humanity that spans thousands of years in this ancient classic literary work.

Keywords： Pipa Xing; both; remote corner of the world; exile; blue robe wet

《琵琶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作的一篇叙事长诗，《琵琶行》并序，指的是《琵琶行》长诗和这首长诗的“序”，即作品和序。这首叙事长诗的内容我们可以从它的“序”中大体得知：

作者白居易送客到湓浦口时巧遇原是京都歌妓现为商人妇的琵琶女，通过记录描述这个琵琶女富有感情的琵琶弹奏，进而了解了琵琶女沦落的身世，由此引发自己被贬失意的悲凉心情，最后作者撰写本文来赠送给这位琵琶女。

在这首叙事长诗中，白居易对琵琶女演绎琵琶曲时的形象生动描述，是全文较有特色的地方，整篇叙事长诗的正文，基本是按照白居易偶遇琵琶女事件发生的时间线索来叙述的。作者白居易在行文中采用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和琵琶女“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人生感慨。

一、同是天涯沦落人

“同是天涯沦落人”，是白居易《琵琶行》这首叙事长诗中的名句，也是《琵琶行》全文叙事的精要概括。

首先，“同”表明至少有两个人物。

在这首叙事长诗中，结合作者白居易自己，以及作品中的叙述对象，主要是指白居易本人和琵琶女这两个人物^[1]，当然也有长诗叙事情节中的“主人下马客在船”的主客两人，即白居易和即将把酒践行的客人，至于这是否也算后来苏东坡在创作《前赤壁赋》的“主客问答”式的“客”的虚构^[2]，仅仅是作者内心的自我对话，亦或是其他，本文限于篇幅，在这里暂时不做探

究，仅做思引。

所以，这首叙事长诗中，“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同”，在本文讨论研究中，特别限定指白居易本人和琵琶女这两个人物，而这两个人物曾经同是京都人。

其次，“同是天涯沦落人”中的“是”，并非只是一个判断动词，更是一个带有时间延续性的动词，可以理解为“成为”，在本文中具体地其实是“沦落”的意思，而“沦落”一词，是一个持续性的动词，而非即时性的动作，简单说，“沦落”不是瞬间完成的，这需要时间。

在从前车马慢的时代，水路是主要的交通枢纽，琵琶女和白居易定是随水而来，便如白居易送客选择到了码头，琵琶女远嫁

作者简介：王树君，男，江苏人，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高校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文学创作心理。

商人只能独守空船。

“沦落”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

作者白居易在文中提到的京都，就是作者生活年代的唐朝的皇城——长安城，当时是唐王朝的政治经济中心，是天子脚下的歌舞升平之所，是当时中国书生的政治理想事业抱负之地^[3]。在京城居易是“携佳人同游、载歌载舞、吟诗斗酒的场景，成为白居易多彩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3]

“德宗贞元十六年（799）江州司马考中进士第四名。十八年应吏部拔萃科考试，入甲等，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二年（807年）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五月拜左拾遗……”

为了反对宦官吐突承璀做掌握兵权的“招讨宣慰使”，甚至当面指责唐宪宗的错误……元和八年改任左善赞大夫，这是一个专门陪太子伴读的闲官，不能过问朝政，……

元和十年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人刺死宰相武元衡，并刺伤其副手裴度……义愤首先上书……触怒了权贵们，权贵立即以“越职言事”加罪于他，将他逐出京城，王涯就乘势造谣中伤他，说他母亲是看花时坠井而死，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不配治理州郡，将他贬为江州司马。”^[4]

这是白居易沦落到江州的人生历程。

“从天子身边的翰林学士，到偏远江州的闲职司马，白居易的仕途在元和十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折，他的人生也进入了长达六年的低谷”^[5]，白居易到了自己事业的边缘。

琵琶女，“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

京城蛤蟆陵，即现在的西安下马陵。下马陵相传是当年汉武帝为了表达对儒家的尊崇，曾经在董仲舒的陵园前下马，祭拜，这个陵园于是叫做下马陵^[6]，后来成了有钱人和有文化的人的集中地。

《新说》曰：“兴庆池南胭脂坡大道东有虾蟆陵。”苏轼《百步洪二首（其二）》诗云“不似长安闻里侠，貂裘夜走胭脂坡”，“胭脂坡”借指妓坊，侧面描绘出唐长安夜里，侠士走胭脂坡的热闹景象，虾蟆陵在胭脂坡大道东，附近一带商业繁华。^[3]

所以，琵琶女和白居易一样，同是从繁华的京都皇城沦落到穷僻江州的人。

如果白居易把自己的事业之地视为故乡的话，那琵琶女和白居易这两人便同是故乡人。

离开故地闯天下，如果是去更加繁华发达的地方，倒是可以称为闯天下的，但是当时江州这个地方，在政治上，被称为白居易的流放地，白居易自己也说，“浔阳地僻……低湿”，所以这是离天子很远的地方，是政治官场的边缘，是人生事业的天涯。

对琵琶女而言，曾经的她“早年的物质生活极度丰盈……在京城被权贵追捧……，‘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周旋于高级会所，”然后历经“‘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直到‘门前冷落鞍马稀’，琵琶女才恍觉红颜易老……”^[3]

现在的琵琶女是远嫁到了江州，但是商人重利轻离，琵琶女只能妆泪守空船，是孤芳自赏的人生婚姻的天涯。“转徙于江湖间”，居无定所，每天面对的是陌生的面孔，是人际关系的天涯。

虽然江州也有“山歌与村笛”，但是对于琵琶女这个从小在

京都音乐教坊里长大的“专业艺人”来说，对于在京都赏惯京都之声的白居易来说，此地的江州只有“呕哑嘲哳难为听”的声音，在白居易自己看来，甚至不能算作音乐，现实的结果是“地僻无音乐”了，而这江州的“无音乐”，也正是曾经以音乐为生的琵琶女音乐艺术事业的天涯。

今晚白居易和琵琶女这两人都在远离故土的湓浦口，对于故土京都而言，这里是白居易和琵琶女这两人的他乡，是穷僻的天边，是流放远嫁的漂泊之地，是人生事业追求的边缘之所，白居易和琵琶女这两人相遇在人生的天涯。

沦落的尽头是天涯。

“涯”这个字本作为水边岸边的解释，对于白居易和琵琶女这两人的人生事业而言，便是他俩各自人生事业的边缘或者说尽头，萍水相逢的两人，相逢在码头岸边的酒船上。

因此，这两个人物的人生经历有着相同的高起点，即繁华的京都，人生事业的高光。

有着相同的落点，即天涯，一个是贬官，一个是商人的弃妇。

今晚，他俩同是天涯人。

今晚，他俩又同是沦落人。

因为他俩有着相同的命运轨迹，生活地点由京都大都市的固定，沦落到了乡间僻壤无土之地水边漂泊。

沦落，对于一个女子而言，是艳盖群芳，人捧欢笑，到年老色衰，委身空船。

沦落，对于一个艺人而言，是师出名门，艺压京城，到他乡孤舟，黯然独奏。

沦落，对于一个书生而言，是金榜题名，高朋满座^[5]，到谪居卧病，别客茫茫。

沦落，对于一个男人而言，是诗酒丝竹，名动京师，到有酒无乐，有心无力。

今晚，白居易和琵琶女俩人有着同样低落的情绪。

飘零憔悴的琵琶女是梦回少年，梦泪阑干，哀怨商人的冷落，想谋事业而遭贬谪白居易是“是夕始觉有迁谪意”，心生感伤。

二、相逢何必曾相识

《琵琶行》的故事，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故事，本质是沦落人的故事。

因为虽然是天涯人，但是其间也有可能是来差旅访友之人，也有营利回乡之人，那心情也就不必哀怨遗憾了，比如说来探望白居易的这位客人，又如娶了琵琶女的商人，他们都可以潇洒去，可以衣锦还乡。

正因为白居易发现沦落人本质是人生际遇的沦落，沦落和出发的具体地点并无太直接的关系，它只和人物的人生际遇高度有关，就算白居易和琵琶女都是来自于京都，但是在京都，白居易和琵琶女大致只是“我们都活在这个城市里面\却只和陌生人擦肩”的陌生人，这便是这首叙事长诗名句的后半句，“相逢何必曾

相识”。

“相逢何必曾相识”，如此一语，白居易就把原本故乡人的沦落范围延展到整个沦落人的群体上了，从而打消了地域差异，你我未必一定要从京都而来，芸芸众生，天下之大，天涯之广，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故地，所谓英雄不问出处，漂泊总有故地，天涯明月共此时。

萍水相逢的人儿，人生际遇的沦落才是《琵琶行》中相逢的本质。

谁会一直一帆风顺呢？谁没有过生活的坎坷呢？甚至于心情，是人总有不开心低落的时候，即便是一瞬间。

三、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人世间的生活际遇，没有最惨，只有更惨，所以在白居易看来，他和琵琶女的命运，谁更加凄惨呢？

作者白居易在这长篇叙事诗中如是说：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文句本身大致是使用了夸张的手法，泪流满身亦或是泪满脸的主语虽然是作者白居易本人，但是并非只有作者自己感伤自己，更多的是，在听完琵琶女自述身后，对琵琶女人生遭遇的伤怀。

这是符合我们传统文化的社会心理认知的，总不见得让一个大老爷们去和一个文弱女子比惨吧！

所以，此时无声胜有声，在白居易看来，琵琶女的无声远胜于自己的青衫湿。

月本有阴晴圆缺，拥有过明月高悬的琵琶女，不知道有没有明白，她的那些众星捧月式高光时刻，其实是那些男人众星们给的高光，便如今晚这些于她陌名酒客的邀声掌声，也是男性。

琵琶女在教坊前半生所学的技艺，在当时的社会分工属性中，本就是为了取悦男性，那些在她自己看来引以为傲的琴技，仅仅是为献身而来的艺术，是为了在女艺伎中崭露头角，从而进入男性的视野，最终完成取悦男性的目的，艺术在当时，只是一个大家都看得见的幌子而已，“简单来说都是官僚富商取乐的低级工具”^[3]。

琵琶女的沦落，其实是琵琶女在男人世界里的沦落，在那个女性并没有挣得人生地位的时代，她的女性性别，是琵琶女沦落的最初。

那男儿身的白居易呢？他在男权的世界里的功名，其实不过是天子圣上的一句话，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王道时代里的男性，出生门第是替代不了的原罪，天子独权是白居易沦落的根本。

成不了男人的琵琶女，没有皇族血统的白居易，终究还是芸芸众生的一员。谁也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谁也成全不了对方的曾经。

本是浮萍，沦落天涯，何必相识。

参考文献

- [1] 李盈. 详略互见，诗曲相生——浅析《琵琶行（并序）》详略互见的运用 [J]. 语文月刊, 2023, (09): 70–73.
- [2] 万芬. 苏轼《前赤壁赋》的写作动机与艺术鉴赏 [J]. 景德镇高专学报, 2001, (01): 62–63.
- [3] 赵薇. 为何“同是天涯沦落人”——《琵琶行》再分析 [J]. 语文教学与研究, 2024, (12): 142–146.
- [4] 刘玉玲. 青衫秋浦别——深入解读《琵琶行》 [J]. 中学语文, 2022, (21): 69–71.
- [5] 刘璐. 白居易的人生境遇与物我书写 [D]. 河北师范大学, 2022.
- [6] 田玉春. “虾蟆陵” = “下马陵” [J]. 语文知识, 2006, (01): 35.